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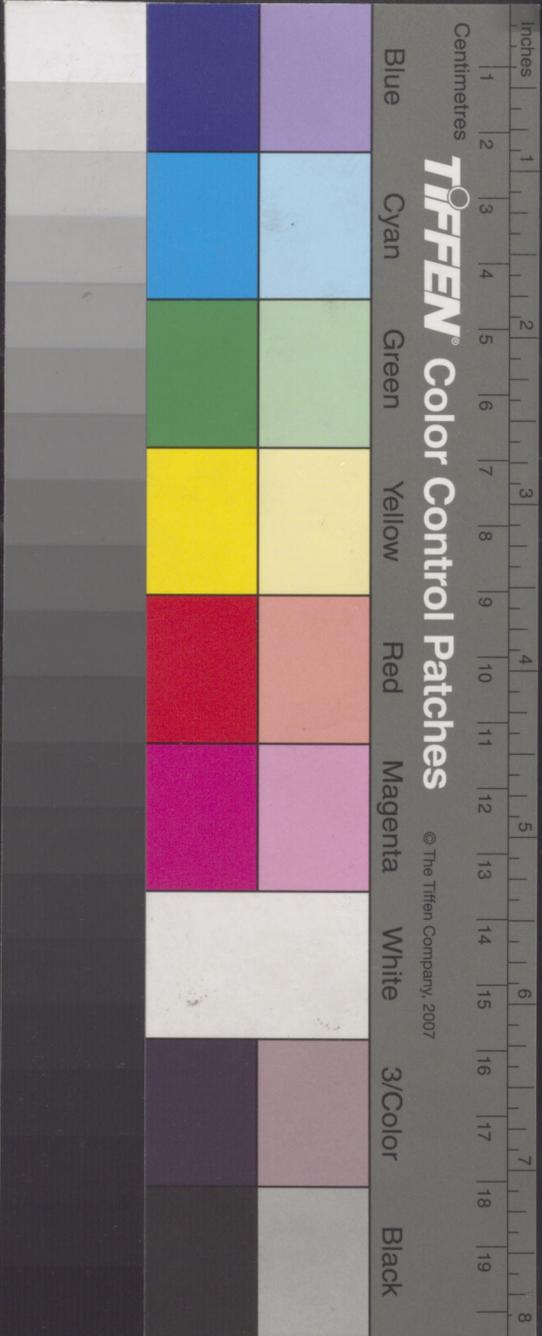
愛知縣尋常中學校

保存期限五ヶ年  
自明治廿一年四月  
至明治廿六年三月  
一部  
冊數 五十一 第廿一 番  
愛知縣尋常中學校



林評記

卷之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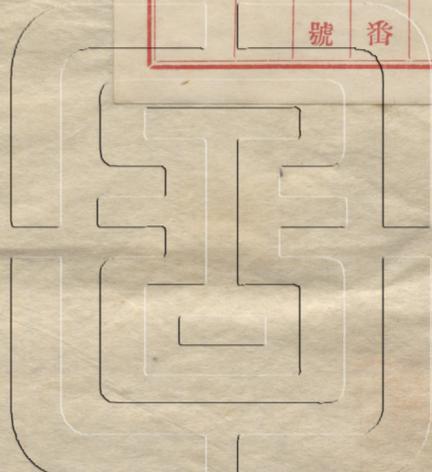
Centimetres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愛知縣常中學校

冊一 部數	記號	番號	別類
保存 期限	第 五十八	第 三十	唐史
自 明治 三十年 七月	號	番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一

伯夷列傳第一

吳與凌雅隆輯  
溫陵李光緒瑄補校



唐順之曰太史公創其體不遺  
公以體不遺  
公以體不遺  
公以體不遺

索隱曰列傳者謂叙列人臣事  
跡令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  
正義曰其人行跡  
可序列故云列傳  
監本老子與伯夷同傳第三  
一莊子與韓非同傳第三  
索隱本伯夷傳第一老子莊子韓  
非同傳第三索隱云依  
循其韓非可居商君傳末  
傳元本老子莊子伯夷列傳之首  
正義云老子莊子  
開元二十三年春敕升為列傳首  
處夷齊上然漢武帝  
之時佛教未興道教已設道則禁  
惡戒致正理制軀邪  
人未與法乖理  
妙與法乖理  
居列傳之首也

楊慎曰按唐崇老教取老子居  
列傳首而與伯夷  
合為一卷甚為無謂夫齊義激  
世莫先伯夷而老  
法意流為申韓太史公敘述自  
有深意豈宜妄為軒  
輊今以伯夷傳居首為一卷次  
以管晏為一卷次以

明治廿五年七月改

伯夷列傳

萬洪曰伯夷首  
列傳也為善而  
無報也太史公  
伯夷傳屈原傳  
時出議論其亦  
自發其感憤之  
意夫韓退之何

藩傳亦倣此意  
李塗曰傳體前  
叙退之王承福  
韓叙事論相  
傳頗有伯夷傳  
之風  
間事傳之變體  
茅坤曰以議論  
叙事傳之變體  
也  
唐順之曰此傳  
如蛟龍不可捕  
捉又曰勢極曲  
折詞極工綴入  
斷若續超竝入  
妙  
陳沂曰伯夷  
先言由光等因  
其有逃讓之說  
也明其不足信  
王慎中曰當堯  
之時環康衢而  
處者皆可以為  
巢許而混不見  
巢許之子者以  
屈為高而來不  
之見求反以辭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  
虞夏之文可知也索隱曰孔子系家稱古詩三千餘篇  
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  
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今百篇之  
老莊申韓為一卷以  
復曰宋人謂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今試觀之  
又曰宋人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見聞者嘆之也中言  
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見聞者嘆之也中言  
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  
篇之中錯綜岩蕩極文之變而不詭于聖人可謂其  
史矣宋人不違文體是以不得遷之意而  
輕為立論本朝又有補訂伯夷傳者異哉  
柯維騏曰按太史公列傳序云末世爭利惟彼奔義  
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伯夷傳第一晏子儉矣夷  
吾則著齊桓以伯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耳  
無為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攝事情循勢理作老子  
非列傳第三然則太史公作伯夷傳第一晏子儉矣夷  
不害特附載於老子韓非中耳唐開元救昇老子中  
子為列傳首乃列老莊於伯夷之前而申韓別為一  
傳今世所傳正義本也司馬貞又以韓非與商君  
並列益紊亂矣今所論  
次悉依太史公之舊云

內見四十二篇是詩書又有缺也尚書有堯典舜  
典大禹謨備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堯  
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  
於位典職數十年二十餘年然後踐帝位功用既  
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索隱曰言天下者是王者  
大器是也則夫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  
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正義曰皇甫謐高士傳云  
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為  
九州長由不從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  
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  
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  
游欲聞其名譽汚我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不  
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  
稱焉索隱曰說者謂卞隨卞隨卞隨卞隨卞隨卞隨卞隨  
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卞隨  
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何以稱焉為不稱說之也

而逃之見名爲  
高而傳于後方  
異哉讀史者有  
且決其傳者之  
無以關傳者之  
妄好以爲正使  
爲實事所談不  
修以爲高耳登  
董份曰先叙人  
箕山見有其人  
按堯讓許由  
豈莊周寓言  
眇道耳太史  
公言有許由  
塚乃明其由  
有是辭而不  
曰見則無  
讓之言外矣  
然經曰太史  
公伯夷傳求  
絕仁也何求  
語得仁也何求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索隱曰。蓋揚惲東方朔見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  
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  
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  
高。索隱曰。謂太史公開莊周說。由務光等也。莊子堯讓  
天下於許由。由遂逃箕山。洗耳於潁水。下隨自投於桐  
水。務光是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索隱曰。按概是  
於盧水。是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索隱曰。按概是  
梗概。謂略也。蓋以由光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遂不少。梗概  
載見。何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之言。或非實也。○正  
義曰。概。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古代反。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  
異焉。索隱曰。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睹  
編入三百篇。故云。遇詩也。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  
何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但兮。命之衰矣。是怨詞  
也。故云。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  
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

稱其詩。猶若未  
免怨何也。蓋天  
道無親。常與善  
人而違。觀古今  
操行。不軌者多  
富樂。公正。發憤  
者。每遇禍。是以  
不免。于何足求  
然富貴。何足求  
節操。爲可。尙在  
重在此。其輕。沒  
彼况。名子。稱伯  
夷而。名不。稱伯  
而名。益彰。夫所  
得亦。已多矣。又  
何怨。之有。矣。求  
唐順。之曰。叩馬  
諫。不經見。而  
詳于。太史。見夫  
子止。稱伯。夷夫  
仁得。稱伯。夷夫  
公同。爲夷。與太  
而倡。天紂。歸周  
之。然則。助成。與  
周。王業。者。夷與

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蓋也。伯仲。又其長少  
之字。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云。蓋伯夷之國  
君。姓。墨。胎氏。○正義曰。本前注。丙寅。作殷。湯。正月三日。丙寅。  
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  
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  
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  
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益往歸  
焉。索隱曰。劉氏云。益者。疑辭。及至。西伯卒。武王載  
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  
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  
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  
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  
曰。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又載延  
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

太公也。太公既而夷遠避之。夫既已遠避之者，而後又助成其王業，而後又復諫止之，皆疑于不類。嘗思之而得其歸，文王之親夫歸，文王之親夫歸，而文王至德則微意善于武夷，則其父與不嫌，于其父與不嫌，公亦不嫌于始，同而終異也。以說其亦未可，以爲証，故未可。林希夷曰：此傳就伯夷出處上，生不議論與列，也。其言伯夷體淵爲善而遭禍，災盜賊爲惡而獲福壽，豈有而。

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聞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又干詩：登彼西山，是今清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采薇而食之。索隱曰：薇，棘也。兩雅云：棘，草木疏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荳，蔓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索隱曰：以武王之暴臣，易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般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神農虞夏怒焉，沒兮。我安適歸矣。虞夏敦樸農矣。神農虞夏怒焉，沒兮。我安適歸矣。虞夏敦樸農矣。逢此君區爭奪，故我安適歸。于嗟祖兮，命之衰矣。索隱曰：太史公言死，亦是運命之衰薄，不遇大道之時，至憂而餓死。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索隱曰：太史公言其云：非是怨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

所感終之以各。從其志則正。君子之志，則正。蓋已之知，則正。韓愈曰：當殷之賢也，抱之與微。去之武王，周之賢也，抱之與微。諸侯與天下之賢也，抱之與微。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天子宗周，彼其粟，飢而食，不願由是而爲。夫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伯夷曰：論語云：首陽之下，未嘗言其以之。未嘗知也。史遷何自而死。知之餓者，豈必。

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索隱曰：又自起論云：若夷齊，非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索隱曰：厭，言飲也。謂不飲飽也。糟糠，貧者之所餐也。故曰：糟糠之妻是也。然顏子一簞食，瓢飲，未見有糟糠之文。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索隱曰：蹤與跖同。竝音。正義曰：按賊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爲天下大盜，故世號之盜賊。肝人之肉。索隱曰：劉氏云：謂也。莊子云：跖方休，卒太。暴戾恣睢。索隱曰：暴戾，謂兇山也。陽喻入肝而誅之。暴戾恣睢。索隱曰：暴戾，謂兇生也。音資。唯音千餘反。劉氏恣音如字。睢音休。季反。恣睢謂恣行爲睢。惡之貌也。正義曰：睢，仰目怒貌也。言盜賊兇暴惡戾恣睢性。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皇曰：盜跖家在河東大陽，縣直弘農華陰山，潼鄉盜跖即柳下惠弟也。索隱曰：直音如字。直者當也。或音值，非也。潼地志云：盜跖冢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河北縣本漢大陽。

皆至千死  
李夢陽曰  
顏天  
移彼信能與世貴  
多其金玉貨財安  
也知其後之不喪

董份曰大史公  
刑之意曰程子  
王應麟曰程子  
云以道甚大故  
妄意測之如故  
何為而壽此皆  
指一人計較天  
趙恒曰是道

何德哉曰倘非  
謂天道是邪似  
邪重之際有無  
夷齊之乃道不  
怨以直下決言  
不同彼怨此而  
所以無世之名  
也稱沒句乃一  
不稱沒句乃一  
篇太貴言生前  
之富世之不可  
而沒世之名乃  
猶貪夫死狗財  
夸之馮生從  
庶志也至嚴穴  
其士也云繳束  
通篇大意照管  
疾沒世不稱  
稱者得夫悲則  
夷齊為可無怨  
顯者為可無怨  
茅坤曰論歸子

縣也又今齊州平陵  
縣有盜跡家未詳也  
是遵何德哉  
索隱曰言盜跡無  
道橫行天下竟以  
何德而致此哉  
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  
索隱曰較  
明也言伯夷有德而餓死盜跡暴戾而壽  
若至近世操  
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  
楚靈晉獻齊襄之  
比皆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  
索隱曰謂不飲  
盜泉裏足高山之頂竄跡滄洲之濱是  
也○正義曰謂北郭駝鮑魚等是也  
時然後出言  
索隱曰

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  
索隱曰謂人臣之節  
非公正之事不感概  
憤或出忠言或致身命卒遇禍災者  
不可勝數龍逢比干屈平伍胥之比  
謂天道是耶非耶  
索隱曰太史公感於不軌而逸樂公  
感之也蓋天道玄遠聰聽暫遺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下以  
行善未之福行惡未之禍故先達皆猶昧之也○正義曰儻  
音他蕩反儻未定之詞也為二天  
道不致言是言非故云儻也

吾人不可因而阻為善之志  
謀亦各從其志也  
正義曰太史公引孔子之言證前  
事也言天道人道不同一任其運  
遇亦各從其志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  
為之於道可求而得之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若  
不可求從吾所好者古人之道  
歲寒然後知松  
柏之後凋  
何晏曰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松栢少凋  
傷平歲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然後別  
之喻凡人處世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  
同在乎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  
舉世混濁清士  
乃見之索隱曰老子云國家昏亂有忠臣是舉代混濁則士  
先為此言張本也○正義曰言天下混  
亂清潔之士不撓不倚合於盜跖也  
豈以其重若彼  
此指地而踏以下  
其輕若此哉  
索隱曰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采薇而餓  
也○正義曰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由光等也  
君子疾  
沒世而名不稱焉  
索隱曰自彰此已下雖論伯夷得夫  
子而名彰顏回附驥尾而行著蓋  
亦欲微見已之著撰不已亦是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引賈  
子貪夫狗財烈士狗名是也又引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

索隱曰言盜跡無  
道橫行天下竟以  
何德而致此哉  
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  
索隱曰較  
明也言伯夷有德而餓死盜跡暴戾而壽  
若至近世操  
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  
楚靈晉獻齊襄之  
比皆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  
索隱曰謂不飲  
盜泉裏足高山之頂竄跡滄洲之濱是  
也○正義曰謂北郭駝鮑魚等是也  
時然後出言  
索隱曰

正董引份曰妙處在  
雜引諸已而縱橫  
出化莫測其端  
尤有改謬伯夷  
乃者纒矣  
傳李廷機曰余  
讀楊升菴評曰  
春秋首隱公史  
記世家首吳泰  
伯列傳首伯夷  
貴讓也未嘗不  
嘆其精史學  
序曰泰伯避歷  
荆蠻古文武  
攸與魯實迹  
闔夫差克齊  
荆楚吳信  
子胥夫既滅  
親越吳國既  
嘉伯之讓乃  
世巷第一論  
又升第論曰  
子稱伯夷求  
仁此知

龍風從虎者言物各從類以相求太史公言已亦是操行  
直而不用於代卒陷非罪與伯夷相類故寄此而發論  
義曰君子疾沒後懼名堙滅而不稱若夷齊顏回潔行  
立名後代稱述亦太史公欲漸見已立名著述之美也  
上文各從其志  
索隱曰賈誼也作鵬鳥賦云  
子曰然故太史公引而稱之也  
貪夫狗財  
財迅反狗求也  
云以死從狗求也  
烈士狗名  
索隱曰馮者恃也音凭言衆庶  
故云死從狗也  
衆庶馮生  
索隱曰馮者恃也音凭言衆庶  
作每生每者胃也胃即食之義  
○正義曰太史公引馮子  
作史記若貪夫狗財夸者死權衆庶馮生乃成其史記  
此以下即說上見禮王太子  
同明相照  
索隱曰已下  
同類相求  
而柱礎潤謂同  
德者雲從龍風從虎  
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  
相應者聖人作而萬物覩  
馬融曰作起也○索隱曰又  
也○正義曰此有識也聖人有養生之德萬物有長育之情  
則萬物之情皆得覩見故已今日又得著書言世情之輕重  
也○正義曰此有識也聖人有養生之德萬物有長育之情  
故相感也此以上至同明相照是周易乾象辭也太史公  
引此等相應者欲見述作之意合萬物有睹也孔子歿後五  
百歲而已當之故作史記使萬物見覩之也太史公序傳云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

而得仁又何怨  
此傳渾身怨怒  
矣余免此怨怒  
雖孔子而名益  
得如子而名益  
彰不概見則向  
少概見則向不  
西怨風者皆矣  
寫清怨風者皆  
水怨風者皆矣  
何謂橫妙處羅  
縱謂東坡此傳  
賦謂東坡此傳  
然步驟此傳信  
董份曰太史公  
言伯夷叔齊不  
能無怨故得孔  
子之言義至高  
而世無少概見  
以砥行聞名者  
必附青雲之意  
也此篇大士  
若不如此則首  
引尾似不相貫  
而少味

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  
乎小子何敢讓焉作述六經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  
長於山川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立政詩  
記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  
書於導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  
莫近於春秋按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著  
彰萬物雖有生養之性得太史作述而世益睹見  
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索隱曰蒼蠅附驥  
子而名彰  
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埋滅  
而不稱悲夫  
正義曰趨音趣舍音捨趨向也捨廢也言  
亦可悲痛  
閻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  
正義曰砥  
何得封侯爵賞而名留後代也  
非附青雲之士惡  
能施子後世哉  
索隱述贊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盜且聚羣青  
凶倚伏報施糾紛子罕言命得自前聞嗟彼素士不附青

史記卷六十一 伯夷列傳

伯夷列傳





以次茅也史在兩述凌立宰余以者所一微見沒士給  
平也日哭仲叔接形鮑坤也公其見管言祠穎故君者者一微見沒士給  
管此非君哀從也死要之賢客並

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買。分財  
利。正音古。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  
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  
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  
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  
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  
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  
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  
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上下之。  
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索隱曰。世本云。莊  
仲山產敬仲夷吾  
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需需產壯子盧  
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步耐步產微凡  
代十常為名太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

王整曰。此十餘  
平而况為之哀  
為知已者死  
所之且曰士  
答之且曰士  
而况為之哀  
乎而况為之哀  
王整曰。此十餘  
平而况為之哀  
為知已者死  
所之且曰士  
答之且曰士  
而况為之哀  
乎而况為之哀  
王整曰。此十餘  
平而况為之哀  
為知已者死  
所之且曰士  
答之且曰士  
而况為之哀  
乎而况為之哀

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正義曰。國語云。齊桓  
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不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不  
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不若也。  
執抱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不若也。以區區之齊。在海濱。  
濱海。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  
曰。索隱曰。是夷吾著書所稱管子倉廩實而知禮節。  
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正義曰。上之  
度則六親堅固也。六親謂外祖父母。二姊妹。三妻。兄  
弟。子。四從母之子。五女。六子。王弼云。父母兄弟妻子  
也。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  
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正義曰。言  
為政令卑下鮮少。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  
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  
功。貴輕重。索隱曰。輕重謂錢。慎權衡。正義曰。輕重  
也。管子有輕重篇。

動輒張口依之  
 卑孔孟謂管晏  
 居卑無奇耳令  
 身爲之何論匡  
 合卽群夫磨  
 蓋平下亂矣吁  
 嗟乎管子者奈  
 何順曰善因  
 禍而爲福數句  
 得仲子骨體一  
 段茅坤曰按此  
 按禍下三事卽  
 取爲禍所轉卽  
 輕重權衡也  
 太史公連下  
 實字因而桓  
 而管仲相桓  
 之霸業具見  
 矣維祺曰管子  
 順民從欲之論  
 是矣而子之爲  
 取則老子謂申  
 耳太史公謂申

衡謂得失也。有耻辱甚貴。桓公實怒少姬。索隱曰：謂怒蕩舟歸。  
 而未絕。蔡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  
 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  
 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正義曰：今齊州東河也。桓公欲背  
 曹沫之約。索隱曰：沫音妹，左傳作曹。刺○正義曰：沫莫葛皮。管仲因而信  
 之。正義曰：以劫詐。以上第三段。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  
 爲取。政之寶也。索隱曰：老子云：將欲取之，必先固。與之是知此爲政之所寶也。管仲  
 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正義曰：三歸，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  
 齊人不可爲侈。管仲卒。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  
 山之阿。說苑云：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  
 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  
 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近。桓  
 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太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  
 不以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稱伯。結上。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

轉原于道。然平之  
 意管仲殆然。管  
 仲築苑歸於  
 臺以自傷於  
 民戰國策云  
 齊桓公宮中  
 女市女閭七  
 百國入非三  
 管仲故以掩  
 歸公家。自傷  
 桓公非自傷  
 於民。二說不  
 同。當以戰國  
 策爲據。春秋  
 晏子事之。以  
 齊莊公壯晏子  
 公之。以宣武景  
 公者。晏子事之  
 以恭儉。節儉力  
 行。一曰：道盡晏  
 子。唐順之曰：虛語  
 多。叙事此法。

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索隱曰：東萊地也。○索隱曰：晏氏齊記云：齊城三百里有夷安。即晏平仲之邑。漢爲夷安縣。屬高密國。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索隱曰：世本及系本。靈公名環。莊公名光。許曰：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正義曰：謂已謙讓，非能功語不及之。卽危行。已增修業行，畏責及也。  
 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正義曰：行下孟反，謂君不知無道，則制秤量之可。  
 行，卽以此主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正義曰：縲音力，退反。縲，黑索也。紲，繫也。晏子春秋云：晏子對曰：我石父也。奇免饑凍，爲人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閭。久之。越石父  
 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閭。久之。越石父

按順命謂直  
行也晏子之  
事多矣而大史  
公詳載此有深  
意焉言曰此傳  
凌約言曰此傳  
御者二事見晏  
子仁而能下人  
此又太史公傳  
記一法也  
石維慎曰記脫  
賢記御者見謙  
慎

敬與執蓋之  
人御此第田  
妻僕委者等  
婦卓識偉行  
而足多者乃  
有世問未始  
無賢婦

楊慎曰管仲  
晏子前一段論  
却分說亦一格  
唐順之曰太史  
公作春秋戰國  
人列傳頗甚闊  
略蓋與之左傳  
載策中凡盛行  
于世者皆不論  
也  
劉知幾曰太史  
公撰孔子世家  
多採論語書說  
此則取其本有  
歎以爲世多有

請絕。晏子懼然。正義曰：懷休縛反。註皇覽云：晏子家。在臨淄城南。南水。南桓公塚。西北。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十三里。鼎足山。又云：齊晏嬰塚。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死。豈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清節里。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按恐皇覽誤。乃管仲塚也。

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訕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己者。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

已謂以彼知我。方吾在縲繼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

在縲繼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闕其夫。其夫爲相御。

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

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恠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索隱曰：皆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曰：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及晏子春秋。○索隱曰：嬰

世多著書名。晏子春秋。今其書有七十篇。故下云：其書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正義曰：軼音逸。

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正義曰：言管仲世所謂賢臣。孔子所以小之者。蓋以爲周道衰。桓公賢主。管仲何所不勤。勉輔弼。至於帝王。乃自稱霸主。故孔子小之云。

仲何所不勤。勉輔弼。至於帝王。乃自稱霸主。故孔子小之云。

余有丁曰按此  
即傳中所謂因  
而伐楚因而令  
燕修召公之類  
是也信之之類  
又曰晏子之不  
討崔氏權不足  
也然亦非克亂  
之才故遷以無  
勇責之  
有君而人殺之  
吾安得而之雖  
吾安得而之雖  
然死與匹義不  
得而討之乎不  
舒雅曰執蓋之  
婦羞其夫為晏  
子御太史公乃  
蓋太史公何哉  
陵故被刑漢法  
腐刑許而無生  
平交游故舊無  
能如晏子解者  
驢石父者自左

傷不遇斯人而  
過激仰羨之詞  
耳曾謂太史公  
不若彼婦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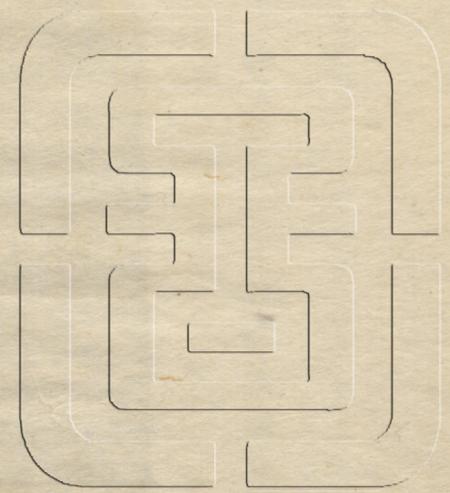
蓋為前疑夫子  
小管仲為此語  
能相親也  
正義曰言管仲相齊  
之惡令君臣百姓相親  
者相親者是管之能也  
豈管仲之謂乎  
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  
後去戶股而哭之成禮  
索隱曰左傳曰殺莊公  
晏嬰入枕莊公尸哭之  
見義不為無勇者邪  
至其諫說犯君之顏  
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  
假令晏子而在余  
謂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索隱曰太史公之羨慕仰企  
雖與之為僕隸為之執鞭亦所忻慕其好賢  
樂善如此賢哉良史可以示人臣之炯戒也  
禍隱述贊曰夷吾成霸平仲稱賢粟乃實廩豆不掩肩轉  
焉索隱述贊曰夷吾成霸平仲稱賢粟乃實廩豆不掩肩轉

遇禍災者非下與潔  
行餓死者同乎哉  
黃震曰今世之人見賢而稱其賢見智而稱其智未  
足言知人惟其方困窮時其迹有甚於不賢不智者  
而已獨以察其心若鮑叔之于管仲千古一人耳然  
愚謂此管仲之為管仲也君子固窮窮視其所不為  
貧視其所不取何至貧而為不賢不智之迹耶其論  
而易行其政善因禍而為福太史公此論固切中其  
相養之要領實即荀子清事不暇顧在我之正守已  
占于貧賤之時矣晏平仲功業不暇顧在我之正守已  
妾不衣帛則廉節過之越石父稱誦于不知已而信  
于知已蓋名節也宜晏子之敬待然景公欲相孔子  
豈賢乎孔子哉

柯維騏曰古之賢人君子衆矣太史公列傳獨首伯  
夷春秋列國大夫如展季蘧瑗銅鞮伯華叔向季札  
諸賢皆不得錄乃次及管晏且願為執鞭何哉太史  
公以良史之才因言得罪殆所謂非公正不獲憤而

史記卷六十二 管晏列傳  
五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二終



吳興凌雅隆輯補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三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老子者正義曰珠韜玉機及神仙傳云老子楚國苦縣灑

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踈齒方口厚脣額

有文五週時入李樹下迺割左腋而生又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

八十月一載道遙李樹下迺割左腋而生又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

星入口而有娠七十二年而生子又上元經云李母晝夜

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而下因吞之即有脣張君相云老子夜

成聖學乃生萬物善化濟物無遺也達楚苦縣厲鄉

曲仁里人也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索隱曰地理志

屬楚故云楚苦縣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陽國陳縣苦縣皆屬

焉裴氏所引不詳見苦縣在陳縣下因云苦屬陳今檢地理

志苦實屬淮陽郡苦音恬○正義曰國年表云淮陽國景帝

三年廢至天漢修史之時楚節王純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時

屬楚國故太史公書之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真源縣也屬音賴

有灑鄉祠老子所生地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

黃震曰按老子  
孔子皆布衣也  
世家贊其列為至  
聖至老子則傳  
之管晏之子而  
窮其弊于申韓  
豈不以申韓之  
學又在管晏功  
則申韓而老源  
歟班固謂遷論  
大道則先黃老  
而後六經或老  
未之深察也  
茅坤曰太史公  
合老莊申韓為  
一家而推老為  
一深遠大較得  
之深遠大較得  
按老子清淨  
無可考太史

公立傳只據  
其語孔子贊之  
言與語及之  
尹喜強之令  
事以樂其平  
生而結或曰  
所終用之曰  
或言而後結  
以莫知其然  
否終句與自  
君無名應後  
隱矣相與自  
老則子應一  
段以竟其苗  
裔耳數世學  
終老不世之  
本旨無為二  
句於末後案  
却於末後案  
之萬鈞筆力  
變幻真猶龍

聃索隱曰按高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  
伯陽非正也然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也○正義曰聃耳漫  
無輪也神仙傳云外字曰聃按字號也疑老子耳漫無輪故  
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按藏室史乃周藏書  
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  
為官名○正義曰藏室在浪反  
子記亦云然大戴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  
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  
其時則蓬累而行索隱曰劉氏云蓬累猶扶持也累  
之而行謂之蓬累也蓬蓋也累隨也言若得明君則駕車  
服冕不遭時則自覆蓋相携隨而去也○正義曰蓬沙積上  
轉蓬也系轉行貌也言君子得明主則駕車而事不遭沙積上  
若蓬轉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蓬其狀若儲蒿細葉蔓生於  
沙漠中風吹則根斷隨風轉  
移也儲蒿江東呼為斜蒿云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  
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索隱曰良賈謂善貨賣之人買  
見故云若虛康高士傳亦載此語文則小異云良賈深藏外形  
之人然若虛康高士傳亦載此語文則小異云良賈深藏外形

余有丁曰按蓬  
蓬而行謂積累  
然若今之笠  
茅結束自家一  
欲性命虛無處  
三趙曲禮三禮  
儒者垂世立教  
之大道無為無  
修德而為忠  
信以為禮為忠  
首故以薄為忠  
之陳言而譏夫  
與多欲能氣淫  
其問非所問者  
茅坤曰老子只  
龍坤異也所問  
能逃子物見遠  
帝曰蘇轍曰物  
子不娶老龍比  
子至以龍比之

若虛君子盛德  
容貌若不足也  
去下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  
正義曰恣態之容色與淫欲之  
志皆無益於夫子須去除之  
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  
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  
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  
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  
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  
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  
關令尹喜於散關為喜著道德經一卷謂之老子或以為函  
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  
在陝州桃林縣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  
書索隱曰李九函谷關銘云尹喜要老子留作此篇而崔  
浩以尹喜又為散關令是也○正義曰強其兩反為子  
偽於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

然卒不與共斯  
 世也捨行樂於  
 刑而欲固知其  
 難哉子固知其  
 柯維騏曰接莊  
 子列子論其旨  
 微子之似道篇  
 家固曰志道九  
 篇說尹文志道  
 令尹喜也即關  
 楊慎曰老子傳  
 著老萊子太史  
 儋旁疑莊子傳  
 又桑子畏累虛  
 亢也子畏累虛  
 體也子畏累虛  
 茅坤曰史遷去  
 孔子與孔子遊  
 已不能定其本  
 未如世在柱下  
 未如世在柱下  
 贊曰王真教士  
 微言五千言猶  
 歎之其猶龍焉

專氣致柔嬰兒  
 以全不為物先  
 物莫敢先請論  
 曰屠隆一氣貫  
 曰靈樞吹萬布  
 乘真人是化無  
 形為物乘化無  
 隅於虛立德獨  
 世於器為德宣  
 朝衆善闕德宣  
 示上善闕德宣  
 愚世無闕德宣  
 探其珠君子句  
 結上數段且  
 與自隱將隱  
 相應乃老氏  
 千古斷案也

餘言而去莫知其終  
 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  
 德而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之流  
 色而西之果得老子者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  
 沙之西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而述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  
 隱曰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而述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  
 尋迹之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也或曰老萊  
 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也或曰老萊  
 子亦楚人也正義曰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萊子故書  
 耕於蒙山之陽荒蕪為牆蓬蒿為室椽木為牀著艾為席植  
 艾為食壘山播種五穀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於江南而止  
 曰鳥獸之解毛可糝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  
 而衣其遺粒足食也  
 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  
 餘歲索隱曰此自古好學者據外傳以老子生年至孔子  
 時故百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即以周太史儋為  
 老子故二百餘歲○正義曰蓋或皆疑辭也世不知故言  
 蓋及或也玉清云老子以周平王時見衰於是云孔子世家  
 云孔子問禮於老子在周景王時孔子蓋王同時去平王  
 十一王說者不一不可知也故萬仙公序云老子體子自然  
 生乎大始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

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  
 年徐廣曰實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  
 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  
 霸王者出焉索隱曰周秦二本紀並云始周與秦國合  
 者出然與此傳離合正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  
 同尋其意義亦並不違  
 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  
 宗為魏將封於段干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  
 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為姓左  
 傳所謂邑亦如之非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  
 失之矣必段干木邪宗子注正義曰音鑄反注子宮  
 段姓何必段干木邪宗子注正義曰音鑄反注子宮  
 官玄孫假正義曰音古雅反假仕於漢孝文帝  
 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  
 之學老子者則細儒學索隱曰按細音黜儒學亦

索隱曰音古雅反  
 正義曰音鑄反  
 假仕於漢孝文帝  
 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  
 之學老子者則細儒學索隱曰按細音黜儒學亦

董份曰先綴數  
變語以贊老子亦

柯維騏曰朱如子  
謂莊子才高不  
老學孔子所不  
知者過之者謂  
茅坤曰太史公  
于莊子之學未  
必知而愛文自  
澹岩可著盜子  
光緒曰邵明盜  
云莊子以著盜  
至愚雖至聖  
亦莫能化蓋  
不移與下愚  
不盜跖言何事  
之無可奈何亦  
者雖聖人亦  
未如事之何亦  
父言事之何亦

可強者雖強  
人亦不可強  
此理無則  
無為強則有  
為也強則有  
接空語無事  
實即前所謂  
寓言也  
按此篇在  
言洗洋自  
以適其處  
上叙其學  
叙其自隱  
是為務脫  
得子之要  
老其子之  
句意

糾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  
自化清靜自正索隱曰太史公因其行事於當篇之末  
評老聃之言無所造為而自化清淨不撓而民自歸正也  
莊子者蒙人也地理志蒙縣屬梁國○索隱曰劉向別  
征記云蒙縣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此云  
國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屬蒙縣與梁惠王齊宣  
莊周為漆園吏即此按其城古屬蒙縣與梁惠王齊宣  
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關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  
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索隱曰  
言大略其書十餘萬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對語云偶言又  
音寓寓寄也故別錄云又作人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  
人故莊子有寓言篇○正義曰率  
音律寓音遇率猶類也寓寄也  
索隱曰籛猶言開籛法音祛亦有音去籛音去却反○正義  
曰法音丘魚反籛音苦類反法開也籛箱類也此莊子三篇  
名皆誣毀自古聖君賢臣孔子之徒營  
求名譽咸以夷身非抱素任真之道也  
以詆訛孔子之

徒索隱曰詆訛音邱訾音訾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  
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索隱曰按莊子畏累  
子畏累鄒氏畏音於鬼反累音壘劉氏畏音烏罪反累路罪  
反郭象云今東萊也亢音庚亢桑子王劭本作庚桑子馬彪  
云庚桑楚人姓名○正義曰莊子云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  
居畏累之山成瑨云山在魯亦云在深州此篇奇庚桑楚以  
明至人之德衛生之經若精木無情死灰無心禍福不至惡  
有二人災言莊子雜篇庚桑楚已下皆空設言語無有實事也  
然善屬書離辭正義曰擗其辭句也指事類情用  
剽剝儒墨反剽猶攻擊也雖當世宿學不能自  
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己索隱曰洗洋音汪  
又作癢○正義曰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  
洋音翔已音杞  
王聞莊周賢正義曰威王三十年使使厚幣迎之許  
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  
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

史記卷六十三  
老莊列傳





句末三引一  
喻作結而中  
云處可知則難  
及不惟知難  
而後一篇之入  
此也且深大  
世故曲盡人  
情意富麗深  
極奇富麗深  
古雅自是極  
秦文乃卒先  
以明受戮陶  
淵非竟死哉  
難惜哉死說

◎司馬光曰探  
人心向顏色而  
求合則邪佞詭

譎無所不至適  
足取死說難篇  
蓋最失意之遇

余言聽之即行  
深者交淺而言  
余有言聽之即

余有言聽之即  
所為者其微也  
顯言假物以濟  
其私

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曰：謂所說之主，中心本出。  
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弄遠矣。劉氏云：晉古義實祖述堯舜，是為名高也。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

心，而遠事情，必不取矣。索隱曰：亦謂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於我之事情，必不取用也。故劉氏云：若秦孝本志於張園，而商鞅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也。

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索隱曰：韓子實也，謂其君實為厚利，而詐作欲為名高之節也。○正義曰：前人所說實為厚利，詐慕名高，則陽收其說，實疎之遠之。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

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索隱曰：謂若下文，胡而關其思極論深計，雖知說當終遭顯戮也。○正義曰：前人所說實為厚利，詐慕名高，則陰用說者之言，而顯不取其身，說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義正

曰：事多相類，語言說其相類之事，前人覺悟，便成漏泄，故身危也。  
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推字對端字看

正義曰：人主有過失之端緒，而引美善之議，以推人主之惡，則身危。  
極知，而說事當理，事行有功，君不以爲恩，德亡，故德亡。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

索隱曰：謂人臣事上，其道未合，至周之恩，未沾，濕也。韓子作則見忘，然見忘，則勝於德亡也。又若不爲所信，更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是恩意未深，輒評時政，不爲所信，更致嫌疑。若下文所云，隣父人，以牆壞，有盜，却爲見疑，即其類也。○正義曰：說事不行，或行有敗壞，則必致危殆。若此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

身危。功說者知前，察其蹤跡，身必危亡。彼顯有所出，事適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索隱曰：明有所出，事乃自以爲功，而說者與知是則以爲間，故身危。○正義曰：人主明所出，事乃以有所營，爲說者預知其計，而

明有所出，事乃自以爲功，而說者與知是則以爲間，故身危。○正義曰：人主明所出，事乃以有所營，爲說者預知其計，而

余有丁曰按謂  
論說人主所愛  
借我而資彼

說者身 彊之 以其所必不為  
 亡危 而說者 彊之 述中 違旨 忤情 自招 詠  
 曰 彊其 兩反 人主 必不 欲有 為而 說者 彊之 也  
 以其 所不 能已 者身 危 索隱曰 劉氏云 若漢景帝 決  
 之 竟不 從其 言後 遂下 獄獄 也 索隱曰 劉氏云 若漢景帝 決  
 人主 已營 為而 說者 彊之 也 索隱曰 劉氏云 若漢景帝 決  
 人 則以 為間 已 為竊 已之 事 紀 乃為 刺譏 問也  
 與之 論細 人 則以 為鬻 權 謂 索隱曰 韓子 弼權 作賣重  
 用 則疑 其挾 詐而 賣我 之權 索隱曰 韓子 弼權 作賣重  
 音育 劉伯 莊云 論則 疑其 挾詐 賣已 之權 論其所 愛則  
 以為 借資 正義曰 說人 主愛 行也 權 論其所 愛則  
 為嘗 已 正義曰 論說 人主 所謂 謂也 徑省 其辭 則不  
 知而 屈之 索隱曰 謂人 主意 在文 華而 說者 但徑 捷省  
 義曰 浮濫 浮濫 博涉 文華 則君 上嫌 其多 迂誕 文而 無當 正  
 山景 反 汎濫 博涉 文華 則君 上嫌 其多 迂誕 文而 無當 正  
 義曰 汎濫 浮濫 博涉 文華 則君 上嫌 其多 迂誕 文而 無當 正

按多而久之  
謂厭其久而  
倦其久也

按知去聲彼  
自以為得計  
也

按秦王悅非  
而李斯姚賈  
害之豈非之  
說其有傷於  
乎同計同行者

乃永久 人 順事 陳意 則曰 怯懦 而不盡 正義曰  
 亂反 說者 陳言 順人 主之意 慮事 廣肆 則曰 草野 而  
 則或 怯懦 而不 盡事 情也 慮事 廣肆 則曰 草野 而  
 倨侮 詞多 有鄙 陋乃 成倨 傲侮 慢 此說 之難 不可  
 不知 也 凡說 之務 在知 下飾 所說 之所 敬而 滅其  
 所醜 人主 之所 敬而 時以 文飾 之滅 其所 醜謂 人主 有  
 避諱 而醜 之遊 說者 嘗 彼自 知其 計則 無以 其失  
 滅其 事端 而不言 也 索隱曰 謂人 主自 勇其 斷則 無  
 窮之 無以 失誤 窮極 之乃 為訕 上 也 自勇 其斷 則無  
 以其 敵怒 之 索隱曰 謂人 主自 勇其 斷則 無  
 謹怒 也 正義曰 斷音 端亂 反 劉伯 莊云 貴人 斷甲 自  
 為是 說者 以乙 破之 乙之 理難 同怒 以下 敵上 也 自多  
 其力 則無 以難 概之 索隱曰 概音 格也 劉氏 云 秦  
 難遂 己之心 拒格 君上 故致 杜 規異 事與 同計 譽異  
 郵之 僂 正義曰 概古 代反 規異 事與 同計 譽異  
 人與 同行 者則 以飾 之無 傷也 正義曰 劉伯 莊云  
 貴人 與甲 同計 與



謀之忠也。其子非以。不愛也。而胡以。滅其所以為親。愛者非也。以市。秋之時。呼以春。以鄭武公之賢。而有是也。後世。何歎焉。此其事。邵彌子曰。其人。論者曰。夫無。則母病。雖聞。車不可矯。而失。也。聞母病。而失。視非孝子也。矯。其肢體。得為孝。子乎。抑事君。是為不忠。是為可。也。孰不可為。

董份曰。非卒死。愛憎而深。言之。也。按此下方。結。出說難注意。

茅坤曰。斯以藥。死非一節。罪不。可追矣。

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正義曰。當當浪反。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則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則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正義曰。龍。蟲類也。故言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隱曰。幾。庶也。謂庶幾於善諫。說。○正義曰。說者。能不犯。人主逆鱗。則庶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廼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

史記卷六十三 老莊申韓列傳

李斯機曰後  
李廷下獄趙  
來陳亦竟道  
高所祖此天  
好還之舍以  
者而卒以無  
何異曰韓非  
與李俊曰韓  
卿夫荀卿非  
術而二子俱  
名自滅其身  
急自其師說  
楊慎曰此贊  
論其以一事  
總之以言而  
字之妙謂申  
原于道德之  
當矣先德論  
陳仁之論申  
韓子之論確  
老子之論確  
矣而世乃議  
日先黃老焉  
耶

歸列傳或曰太史  
合傳皆連書數人  
斷今奇自讀此尤  
見其奇自讀此尤  
頭下必小司馬之  
陋也

如以下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  
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  
悔之。使入赦之。非已死矣。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  
戶，以為上卿。韓非短之曰：日  
買梁監門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  
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屬華臣也。王召賈問之，賈答云：云、  
趙誅韓、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  
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應前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  
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  
歸之自然。申子卑卑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  
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礪，胡革  
反，用法  
慘急而鞫，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伯陽立教，清淨無為，道尊於魯。述竄西垂，莊  
蒙翮爾，申害卑卑，刑名有術，說難極知，悲彼周防，終亡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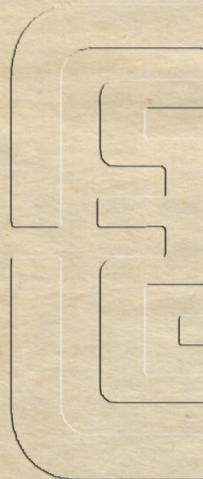
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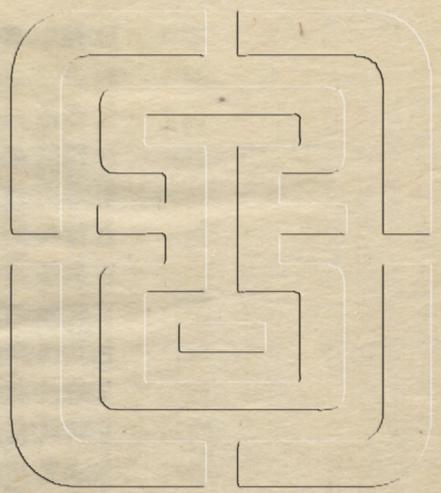
蘇子古史曰：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仁義禮  
樂之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之。苟無仁義禮樂，則因  
變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  
形而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達而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  
下學而上達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達而小人下達。而孔子  
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道，故萬變而致  
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壽。此孔子之道，所以兩得之也。蓋孔  
子之為人也，周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  
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  
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  
施之有先後耳。三代之後，釋氏與孔老並行於世，其所以  
異者，體道愈遠，而立於世之表。指天之下，所行於世，其  
八十一章，子嘗為之，解其說如：此○子聞之，吾兄子瞻曰：子  
太史公言：莊子作漁父，盜賊以爲莊子，蓋助孔子之徒。以明  
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盜賊，以爲莊子，蓋助孔子之徒。以明  
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入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  
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  
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之助之，其正言也。蓋無幾，子  
言皆文子，而實不子。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也。蓋無幾，子  
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為  
滑菴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禽

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商鞅以法治秦而申  
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官府刑罪必於民心賞存乎慎  
法罰加乎奸令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  
殺之柄課羣臣之能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  
之所執也及韓非之學竝取申商而兼用法之所止雖有  
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人君據法術  
之自然無所復為此申韓  
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

黃震曰按老子與韓非同傳論者非之然余觀太史  
公之旨意豈苟然哉于老子申不害曰本于黃老而主  
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于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  
刑名于韓非曰喜刑名法術也然聖人所以納天下  
夫無為自化去刑名固霄壤也然聖人所以納天下  
于善者政教也世非太古矣無為安得自化政教不  
施則其弊不得不出于刑名此太史  
公自源徂流詳著之為後世戒也  
柯維祺曰虛無體也因應用也因應者因而應之也  
司馬談論道家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又云虛者  
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即史所論老子之說也張  
文潛謂史遷將老子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  
如此也真德秀謂老子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  
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  
本之所

又曰按太史公自序云作老子韓非列傳其莊子申  
子特附載之耳凡世家列傳附載者極多如陳平世  
家附王陵如楚元王世家附趙王如張儀傳附陳淳  
犀首如樗里甘茂傳附甘羅如孟荀卿傳附淳于  
髡盧縮傳附陳稀如樊鄴傳附滕公灌嬰如韓王  
信盧縮傳附陳稀如樊鄴傳附滕公灌嬰如韓王  
附周繆如張丞相傳附周昌任放申屠嘉如鄒生陸  
賈傳附朱建如萬石張叔傳附衛綰直不疑周文如  
平津傳附主父偃如魏其武安傳附灌夫如曹劇  
豫讓傳附專諸荆柯其論贊或專或兼無定體也  
凌約言曰太史公作史以老子二卷皆非同傳世或疑  
之今觀韓非書中解老喻老子皆所以明老子也  
故太史公贊中有皆原于道德之意老子  
子深遠之旬則知韓非皆出老子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三終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吳與凌雅隆輯補  
溫陵李光緒增補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索隱曰穰苴田氏之族為大司馬故曰司

馬穰苴也○正義曰穰音若羊反苴音子徐反曰穰苴為司馬官主兵齊景公時晉伐阿

甄而燕侵河上索隱曰阿甄齊邑晉太康地記曰阿地即滄德二州北界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

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

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

事大說之以為將軍索隱曰謂命之為將以將軍也

故尸子曰十萬之師無將將音即匠反遂以將軍為官名

軍則亂六國時有此官

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

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

茅坤曰列將傳  
蘇軾曰史記司  
馬穰苴其景公  
時人戰國策云  
偉然戰國策云  
司馬穰苴為政  
者也潛王殺之  
大臣不親則其  
去景公遠矣而  
策而作史記當  
以戰國策為信

凌約言曰苴故  
賤所寵所尊蓋  
請而欲籍以不  
命也立表已漏  
法也欲籍以不  
斬買之表已漏  
矣至于休表決

漏而共意已決  
奚待問軍計中  
惜買在耳計中  
而盧舜治曰齊  
景公時晉伐齊  
不燕侵河上齊  
甄能禦晏嬰乃  
未獲師莊買期  
誅之使莊買期  
君之驛馳道聞  
其各解圍遁去  
此所謂先聲戰  
奪敵之氣不戰  
而屈人之兵幾  
神武矣由是景  
公寵之而齊國  
之兵民文武悉  
歸心於田氏蓋  
手足之疾不愈  
腹心之病可而  
救矣故齊田嬰  
氏之罪焉田嬰  
與之宗人田乞  
也

唐順之曰此與  
孫子斬寵姬之  
意同  
茅坤曰斬買之  
事漢以後不可  
行矣

吳寬曰兩狗三  
軍則三軍無不  
用命遂可決勝  
于千里矣奚待  
燕晉聞風散師  
而後知兵者直  
可謂知兵者直  
此一著然後能  
訓軍旅

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買往  
穰苴既辭與莊買約曰旦日中會於軍門  
日按旦日謂明日也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  
中時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  
買索隱曰立表謂立木為表以視日  
景下漏謂下滴漏以知刻數也買素驕貴以為  
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紀監甲晉反親戚  
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買不至穰苴則仆表決  
漏索隱曰仆音赴仆者臥其表也決漏謂  
決去壺中漏水以買失期過日中故也入行軍勒  
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買乃至穰苴曰  
何後期為買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  
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  
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正義曰援音袁枹音浮  
也鼓挺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

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  
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  
曰當斬莊買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  
反於是遂斬莊買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  
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買馳入軍中穰苴曰  
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於事不拘君命問軍正  
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  
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  
馭馬之左馭以徇三軍索隱曰謂斬其使者僕車之  
在左馭也○正義曰馭音附劉伯莊云遣使者還報然  
駟者箱外之立木承重校者循行示也  
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間疾醫藥身自拊循  
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

神宛委餘篇云  
司馬田穰苴傳  
人或疑也按左  
氏云景公飲酒  
子移於司馬穰  
夜之於前驅欵  
苴曰君至穰苴  
門曰君至穰苴  
介曰操戟立於  
門曰君至穰苴  
有兵乎大臣得  
微有非時乎君  
何為曰酒而夜  
辱公曰酒而夜  
味金曰酒而夜  
與將軍之聲顧  
苴對曰夫布薦  
席曰樂之聲顧  
人陳曰樂之聲  
此臣不與焉  
按事考要公和  
原名因齊田  
敬仲世家齊田  
太公求為諸  
侯周天子許  
之立為齊田

食。最。比。其。羸。弱。者。正義曰：此作三日而後勒兵。  
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  
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正義曰：度黃河於是追  
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  
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  
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  
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  
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  
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索隱曰：田乞田僖子  
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  
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索隱曰：此文誤也當云田  
威王故世家云田和自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  
號太公其孫號威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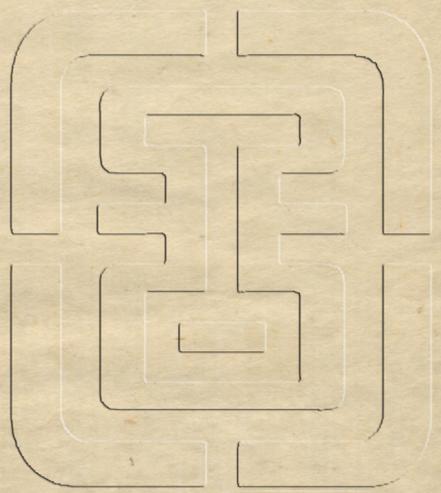
和卒子桓公午  
立桓公卒子威  
王因齊立此不  
云和為侯似關

正義曰放  
方往反而諸侯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  
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  
苴兵法

楊慎曰少穰言  
溢趙恒曰閔廓  
深遠以兵法之  
揖讓言雖三  
代之兵亦未  
竟其也則廓深  
之義也則廓深  
兵法闕廓深遠  
之文亦少矣夫  
言過其然也夫  
三代且區况穰  
苴師區及小國  
行師何暇及司  
揖讓乎不齊讓  
便詐謀齊威  
所論詐謀齊威  
倫也所論詐謀齊威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閔廓深遠雖三代征  
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索隱曰：謂司  
揖讓有三代之法而齊區區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云少索隱曰：謂司  
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  
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燕侵河上齊師敗績嬰薦穰苴武能威敵斬  
賈以徇三軍慈愷我卒旣彊彼寇退壁法行司馬實賴宗  
威  
蘇子古史曰太史公為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拔以爲將  
遂以成功歸爲太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譖而殺之其言甚  
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氏考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  
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潛王殺之故大臣不附意

者穰苴，潛王之臣，嘗為潛王却燕晉而戰國，雜說妄以為景公時耶。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四終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正義曰：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為吳將，作兵法十三篇。

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正義曰：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

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

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索隱曰：隊徒對反，長竹兩反。

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

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

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

三命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

按吳越春秋，吳王登臺，向而嘆，嘯。有頃，而嘯。臣莫有曉。意者，子胥深。知王孫子不。乃薦孫子。王召孫子，法每。陳一兵法，不。知口稱善。按通篇以兵。首武以骨。法見吳王卒。斬二姬為名。將後次廣與。龐俱學兵。法而齊威王。法為齊威王。

師及死麗涓  
顯當時傳後  
世篇終結兵  
法二字與首  
句相應

茅坤曰斬王之  
寵姬二人此與  
田穰苴斬莊賈  
同律遺將躬者  
天大復曰古者  
為推轂之制以  
外將車制之故  
吳王用孫子而  
寵苴者非賈用  
寵幸也知將不  
可慎曰幸將不  
楊慎曰幸將不  
觀蓋有憾于殺

史記卷之十五 孫子吳起死傳

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  
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  
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  
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  
駭趣使使下令曰索隱曰趣音促急也使音色東反寡人已知  
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  
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  
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  
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  
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  
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  
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

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  
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  
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索隱曰越絕書子貢所著恐非也其書多記吳越亡後土地或後人所錄○正義曰七錄云越絕十六卷或云伍後百餘歲有孫臧臧生阿鄆之間臧亦  
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臧嘗與龐涓俱學兵法  
索隱曰臧類忍反龐皮江反涓古立反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  
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臧乃陰使召孫臧臧至龐  
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  
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正義曰今徐州孫臧以刑徒  
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  
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

董份曰重射謂千金是也註非

王鑿曰孫子三駟之說可以施以射金而不可敵之問乃有欲祖之為陣法者何也

余有丁曰橫義也當為擊非予戰

王鑿曰攻其不備

史記卷六十五 孫子兵法起死回生

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

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索隱曰。第。且也。重射。好射也。臣能令

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正義曰。射。音石。隨逐。及。臨。質。索隱曰。質。猶對也。將欲對射之時也。一云。質。謂期非也。

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

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

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

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

急請救於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

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

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

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索隱曰。謂事之雜亂紛糾也。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

之不可控捲而擊之。捲。卽拳。救鬪者。不搏。攖。索隱曰。音搏。攖。謂救鬪者。當善搗解之。無以手助相搏。攖。則其怒益熾矣。按。攖。謂以手持機刺人也。

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擣。音苦。浪。反。按。批。者。相排。批。也。音白。滅。反。言。敵。人。相。亢。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亢。必。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欲。令。擊。梁。之。虛。也。此。當。是。舊。語。故。孫。子。以。言。之。也。

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索隱曰。謂若批其相亢。擊擣彼虛。則其事形相格。而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為解兵也。

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

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

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

索隱曰。謂齊今引兵據大梁之衝。是衝其方虛之時。梁必釋趙而自救。是一舉釋趙而弊魏。

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

年。索隱曰。王劭按。魏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桂陵

也。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

也。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

茅坤曰孫臏水滅  
陣與韓信背孤  
軍深入趙地  
非為背水陣則  
不可誘之空壁  
而逐則夜半道  
遺二千人間所  
而伏趙人趙轅  
者可以拔趙轅  
而疾走大梁孫  
以龐涓之法輕  
為滅齊之法也  
誘其輕我之心  
而倍日併行以  
逐則不旁及阻  
彼且不及險

吾為伏以襲之  
矣唐順之曰此  
是將略中所稱  
藏于九天之上  
動于九天之下  
蓋不必矢石之  
問而勝者

茅坤曰吳起傳  
本諸家之言而  
成文所以首尾  
無呼應處

唐順之曰借惡  
者語叙起事

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  
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索悍勇  
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  
法伏後輕戰倍并並行率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索  
蹶猶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下齊軍入魏地。  
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  
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  
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  
利利上將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  
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  
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  
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

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  
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  
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索隱曰。豎子謂臆齊因乘勝盡  
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  
與昔句相應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  
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  
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  
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  
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  
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  
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鬻臂而盟曰。

史記卷六十五 孫臏吳起列傳

董份曰魯人惡之者必惡之于君也。不宜用魯君字。史公著吳起傳。求將事起。韓非子亦云。起衛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出其妻。妻之弟重。於衛。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不聽。遂去。衛而見之。為起妻者。不亦難哉。王維慎曰。善寫心。起所以得士之。

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索隱曰。王劭云。此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為人節。廉。堂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言貪者。是貪榮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或者起未委質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廉。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

茅坤曰。稱循者。將之先與穰苴同。董份曰。述此便見起能使士卒死戰。董份曰。李克謂起貪而好色。而此言其廉。平又云。節廉。豈其性本貪。而因欲立功名。故自矯。勉耶。按此段本戰國策。而文法少異。

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索隱曰。吮音弋。軟反。又才軟反。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瓚曰。今河南城。為直之。皇甫謐曰。壺關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修政不仁。湯放之。殷

之愈上愈不窮  
至碗子城為像  
并界兩山相對  
數十百丈巨壑  
陡絕石梁如玉  
嶺道吳起所謂  
雪意門右太行  
者即此兩山相  
對也信險哉  
姑記之  
按此與文侯  
論時李克翟瑣  
論相同律瑣

紂之國。左孟門。索隱曰：劉氏按紂都朝歌。今孟山在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  
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  
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  
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楊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之。  
武侯曰。善。卽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  
相。相田文。索隱曰：呂氏春秋作商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  
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  
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  
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  
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  
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  
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

按太史公只  
以於是二句  
收括上文僕  
言一段毫無  
滲漏何等筆

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  
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  
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曰。田文既死。公叔為  
相。索隱曰：韓之公族。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  
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  
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  
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  
留心也。武侯卽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  
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  
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卽令公主怒而輕  
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  
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疑之。而弗信。

史記卷六十五

孫臏列傳

五

茅坤曰：起之入，楚多戰功，太史公並為虛語。以略其治兵合戰之，按吳起在衛則鄉黨謗之，疑之，將魏則公叔貴威射，楚則貴威射，刺之，豈其太遭然哉？觀其殺妻一節，與其言則起猜忍，魯人惡起者，黃合不足怪也。之斬莊姬，蓋號令嚴，雖素卑賤者，可將。雖素不，知兵者可使。策太史公諱矣。

然不能蚤救患，于被刑與起不武矣。以形勢不卒鳴呼，暴亡其善用兵，亦仁而有自全者哉。有未孫吳正所地，謂能言之者。

史記卷六十五 孫臏起死復生

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卽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下，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索隱曰：楚系家悼王名疑。悼王既葬，太子立。索隱曰：肅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

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孫子兵法，一十三篇，美人既斬，良將得焉，則孫臏、腳籌策，龐涓、吳起相魏，西河稱賢，慘礮事楚，死後留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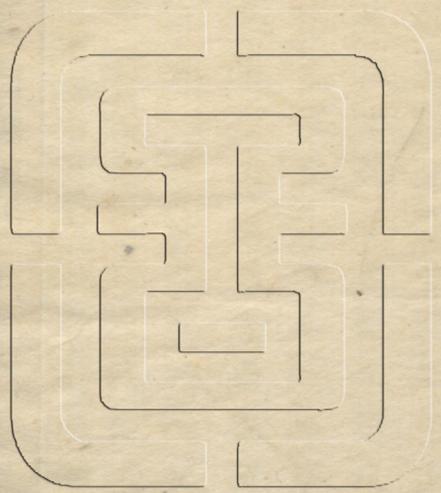


史記卷六十五

孫臏起死復生

九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五終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六

吳與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伍子胥列傳第六

茅坤曰伍胥傳  
凡二言而申  
如足練而遭  
難而宛曲指  
又曰伍流涕  
悉如生可令  
人悲咽流涕  
按此傳事蹟  
盡出左傳而  
文法少異左  
余有丁少異  
傳伍舉當康  
靈王時其父  
參乃事莊王  
其孫也伍員  
王世貞曰伍  
俠客之雄也  
在仲志范蠡  
客之雄也重  
全之雄也重  
蠡智勝勇勝  
智勝勇勝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劍序世家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索隱曰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索隱曰左氏作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

一

茅坤曰自古太子出而監兵于外而其禍所由成者衆矣

此諫與無忌相反宜乎其取禍也要之無忌罪乎何過於伍奢

郢實曰伍尚之就死正也伍尚之逃生權也雖然胥豈真知權哉假力強國問罪于楚逐不常立者取說臣無忌而耕焉可也兵入郢其爲辱有不忍言者仇此申包胥所謂以甚也胥豈真知權哉雖然爲尙也易爲胥也難

凌約言曰傳子胥不忘郢也故復交仇也雖伯

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地理志：潁川有城父縣。○索隱：曰：城父，本陳邑，楚伐陳而有之。備邊兵上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爲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索隱：曰：奮揚，城父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

然且爲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忍詢。音火，詭反。○索隱：曰：鄉氏作「詭」，詭，馬也。音迺。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爲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

申亦復仇也  
也越王復仇  
也白公事之仇  
也此叙事之微

茅坤曰太子建  
之奔晉而歸以  
謀鄭與寡謀  
矣而無罪與俱  
不能無與之俱  
云行晝伏出吳  
夜昭關伏出吳  
到執之所以詐  
曰王之所以詐  
索我者以我  
有美珠也今  
我已告之矣  
取將之關吏因

舍焉  
按此一節描  
畫極工

胥貫弓執矢嚮使者貫鳥還反○索隱曰劉氏貫音  
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  
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  
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  
氏之亂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年宋華亥乃與太子建  
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  
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  
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  
鄭事未會會自私自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  
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  
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  
乃吳楚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

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  
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  
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  
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  
吳而疾止中道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  
臚臚之子作吳錄故裴氏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  
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  
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  
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  
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索隱曰  
縣也鍾離在六安古鍾離子之國世本謂之終羣羣姓之國  
居巢亦國也築奔南巢其國蓋遠尚書序巢伯來朝蓋因居  
之於淮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

茅坤曰：子胥入吳，日久而事吳，王僚而退耕于野，以僚不足與也。然方公子光之未弑吳王也，何不見其身為公？子光豈臣而特進專諸，蓋其國方內亂，事未可知也。

按：不曰勝而曰太子建之，女勝不曰秦女，而曰秦女，此其書法也。不厭其詳。

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索隱曰：左傳謂專諸而進。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妻，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州犂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犂之子曰卻

氏太史曰：宗姓，或有見徐廣曰：州犂，子必誤也。父兄無罪，而殺之，此其書法也。不厭其詳。

宛，卻宛之子，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卻，世家云：殺卻宛，宛之宗姓，伯氏，子曰嚭，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奔吳，吳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索隱曰：公子獨庸及蓋餘也。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綱案：六，古國，天柱山有。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字子常，此言去子，又兼稱囊瓦，誤也。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綱案：豫章，江北，蓋後徙之於江南也。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

之道也。惡得賢  
茅坤曰：聯其營  
而後攻之，則彼  
力分而屈。

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與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索隱曰：概，音古。費反。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公孫瓦子常，音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郢，楚都。索隱曰：郢，音以。正反。又以井反。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郢。秦走向也。郢，古之郢國。郢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郢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正義曰：今有楚昭王，故城，昭王奔隨之處，宮之北城，即是。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為王，以當之。

接越絕書云：王之子尸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此報子也。邵實曰：世稱子胥有忠孝大節，忠能忘身，而不忘家，雖起讖以忘家，雖起讖以忘家，雖起讖以忘家。知有親而不知其有國，卒之不毒，然則不亦甚哉。然則不亦必復乎。殺無極矣。足約言曰：子胥之所當仇者，費無忌也。按楚既無忌，殺無忌滅其家。昭王又使

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為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公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正義曰：申包胥言聞人眾者勝天，雖一時凶暴勝天，及天降其凶，亦破於疆暴之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索隱曰：倒，音丁。老反。施，如字。子胥言志在復讎，常恐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豈論道理乎。譬如人行前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其在顛倒疾行，逆理施事，何得責吾順乎。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

人謝先王之過而勉之歸則子胥亦可已矣而其至鞭平王尸其已甚哉曰哭秦庭而救楚者左傳以爲中包胥戰勃蘇此非二戰國策以爲楚人胃蘇策之誤

茅坤曰伍子胥父仇吳也以報怨了故特著一

按越絕書聞通諸事無不代楚王有大功還吳王以爲太宰闔廬卒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心之勢獨斷之利焉差終以從焉而忠臣之言口不得一不語來往而不言

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丘地名在郊外○索隱曰稷丘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曰左傳作稷丘夫概乃亡歸自立爲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徐廣曰在慎縣○闔廬案地理志汝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夫概奔楚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然則不得在慎縣也○正義曰案今豫州吳縣在州西北九里爲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音普寒反又音蓋鄱陽也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音日索隱曰當是時吳以前案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

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正義曰姑蘇當作橋李乃文誤也左傳云戰指李傷將指卒於陸是也解在吳世家闔廬病創將死創音楚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音椒○索隱曰又如字○正義曰太宰闔廬曰太湖中椒山也解在吳世家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正義曰在上州會稽縣東使大夫種厚幣遺吳索隱曰劉氏云大南十二里吳南有文種棟則種姓文爲大夫官也○正義曰高誘云大夫種姓文氏字子禽楚之郢人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

太史公每稱見時事之大者

屠隆曰連下  
吳王不聽句爲  
眼目

增陳沂曰與謀  
國事以子胥之  
謀益疏子胥之  
呼應此三謀字相

王維楨曰伍員  
借吳力得報父  
仇故盡忠謀如  
此

楊循吉曰出謀  
臣于外太宰詔  
陰欲以罪誅之  
也王維楨曰伍胥  
屬子于齊誠爲  
非計子于齊誠爲  
茅坤曰獨恨胥  
有此一著以之  
賈禎而禍其身  
徐禎卿曰言讒  
而文自佳足以  
動吳王矣

王鑿曰賊臣乘  
問以讒賢者

不聽。用太宰詔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  
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與師北伐齊。  
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甲死問疾。且欲有  
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  
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  
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正義曰。括地志云。艾山在兗州博城縣。南百六十里。本齊博邑。魯曲阜縣。遂滅郟魯之君。以歸。正義曰。郟君居  
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  
而重寶以獻。遺太宰詔。太宰詔既數受越賂。其  
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詔之  
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

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  
誥曰。有顛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  
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  
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  
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  
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  
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詔既與子胥有隙。因讒  
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爲深禍。  
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  
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  
又復伐齊。子胥專悞。彊諫。沮毀用事。索隱曰。復音反。  
沮音自。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



朱翌曰勾踐誅伯高祖不忠于君狗不忠于公以此事可以戒為主賣此者之戒為案勝太子建之子前

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索隱曰音拓臯杜預云地名在淮南遂道縣東南○正義曰橐臯故縣在廬州巢縣西北五十六里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正義曰在汴州封丘縣南七里以命周室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索隱曰左傳太子名友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正義曰紀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正義曰上式涉反杜預云子高沈諸梁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郢徐廣曰郢音偃括地志云故郢城在豫州鄖城縣南五里與褒信白亭相近號為白公

凌約言曰白公為父報仇石乞子胥皆類例也太子皆類例也段正公附此子胥之長耳

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褒南四十二里又有白亭故城又許州扶溝縣北四十五里北又有白亭也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索隱曰左傳作子王孫也何以為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基於朝索隱曰左傳作子期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索隱曰左傳云楚石乞從者屈固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索隱曰蓋此本為得而左傳云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如昭夫人之宮則公陽是楚之大夫王之從者也

茅坤曰古之死  
士風旨若此

公王維楨曰太史  
蓋以自見也  
成子敗公不忍  
成子敗公不忍  
殺趙恒曰周禮  
勿仇而曰者合  
受伍子復仇可  
也於楚而父為  
罪人曰非毒言  
殺入而怨毒也

故以胥若從奢  
死隱忍以義而  
能之志為烈丈  
仇也白公既殺  
處乃全列石乞  
之子西乃聽石  
之計而自聽石  
功謀亦不自足  
矣白公自立見  
楚世家

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索隱曰昭王夫人即葉  
公聞白公為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  
亡走山中自殺正義曰左傳云而虜石乞而問  
白公尸處不言將烹石乞曰事成為卿不成而  
烹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烹石乞而求  
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  
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  
異螻蟻葉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  
胥窘於江上索隱曰窘音求殞反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  
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  
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索隱述贊曰譏人罔極交亂四國嗟彼伍氏被茲凶慝  
獨忍詭詐志復冤毒霸吳起師伐楚逐北鞭尸雪恥抉眼棄  
德

蘇子古史曰伍員以父兄之怨破楚入郢都平王之墓世  
皆憐其志多其才然士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員  
以下鞭其君以逞逆天而傷義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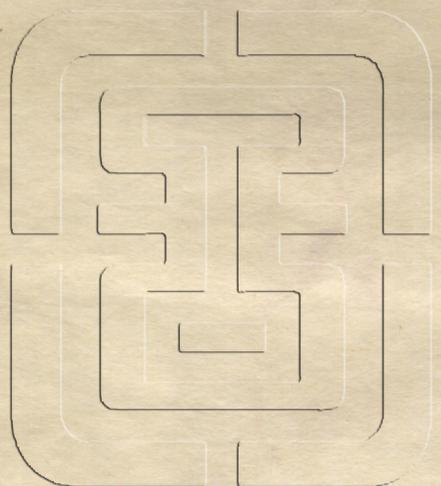
王安石曰子胥出死仇報恥雪名振天下豈不一  
身卒以說吳拆不測之楚憤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  
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於  
事此其志與夫自怨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於  
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滅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  
補於當世者滅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父子又曷可少  
耶

程敏政曰必有過之父而見誅於有道之君則不敢  
以親賊義鯀廢而禹興是也無過之父而見殺於  
無道之君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奢見殺子胥復讐是  
也處變之定理蓋不難此而蘇子乃譏逆天傷義不  
亦過乎昔王哀以父死非命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  
示不臣於晉朱子取之而載於小學之書以實父子  
之倫則員固朱子所不棄者然予尤有憾焉使員當  
入郢之則後投戈解印翩然辭吳之爵祿而退處於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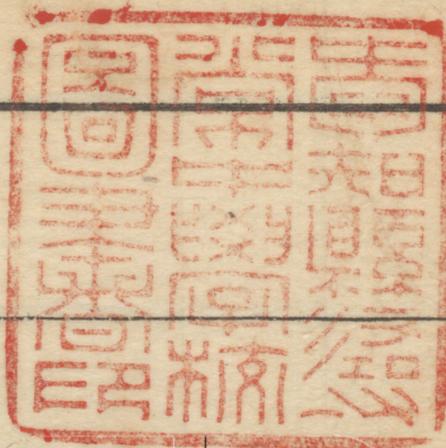
山隱谷之中以レ示其レ所遭レ之不幸豈不可レ以盡レ全歸之孝哉惜乎其志不足レ及レ此而反レ以讒見禍レ於他人之手

黃省曾曰書云撫我レ則后虐我レ則讎撫レ者君之道也子胥之父兄無罪而平王殺之則平王乃胥之讎也非君也鞭之者讎非君也說者謂其以甚亦過矣方平王之召也位尚之語胥曰聞父召而莫奔不以孝也父戮而莫報無謀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是歸死自任而報讎付之胥也楚者非特歸死之心亦尚之心也胥之將奔吳也辭其友申包胥曰楚王殺吾父兄為之奈何申包胥曰吾欲教子報楚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親是讐楚者在中包胥不當言而子胥宜自盡者也申包胥未嘗以不報止胥是申包胥亦知胥之當讎楚也孰謂二鞭尸之過哉

何孟春曰子胥掘平王墓鞭其尸父讐報矣故楚太子建子胥父子皆事之固嘗以為君矣鄭殺其君而子胥不問彼豈其勢之不可耶則伐楚之師威疊乎遐邇子胥誠當此時反旆而西鼓其伐楚之師而為問鄭之舉則我於君父之讐可脫腕而兩報之矣而何子胥其不此計也張良之從沛公蓋欲為韓報讐也子嬰誅而成王立則復辭漢而歸韓萬世之下稱其有不忘故主之義上而功名次之子胥能是則可下



以塞辛誥之口却屬鏤之劍於夫差之世矣豈但申包胥之無辭而秦哀王之不加兵哉子胥既死建之子勝欲伐鄭而不克殺令尹子西而遂大亂卒之自刎山林棄骸無掩痛哉



明治廿七年七月改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六終



史記卷六十六

伍子胥及伯

十一

